

# 生 命 如 屋

(Life as a House)

文 /〔美国〕马克·安德鲁斯

译 /王俊花

淡入:

闹钟在消隐的字幕上方响起。同时,我们听到有人用力咳痰,这时传来一声轻微的碰撞,咳嗽和闹钟骤停。

外景 乔治的海滩小屋一早晨

小屋窄仄,油漆剥落且破敞肮脏;它坐落在一条滨海小巷的尽头,被四栋气派的后现代建筑包围着,这小巷还是个死胡同。

内景 乔治的海滩小屋卧室一早晨

乔治·纳尔森,42岁,眯着眼,浑身颤抖;早晨的斑驳阳光和海面的微风洒进敞开的窗户。猛烈的海浪撞击着卧室外的峭壁。一摞整齐的手刨的木头横梁堆放成一座5英尺宽的金字塔状,使得房间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乔治只穿内裤光着膀子站着,他又开始咳嗽。他跨过一堆工具,站在窗前,脸冲大海。这时响起加斯特演唱的快活动听的歌曲:《你盼望什么》;开头歌词是:“醒来不睡,样样乏味。满眼所见,老样子继续继续……”

外景 韦伯家的房子一早晨

这座后现代房子,有三层楼,玻璃和混凝土结构。

内景 萨姆·韦伯的卧室一早晨

萨姆,16岁,满头大钉似的乌发,一个鼻环,一对耳环,描了黑色指甲。上一场景的歌声继续:“……横扫床下七零八碎,拉上窗帘,蒙头找醉。”萨姆看上去神魂颠倒,他爬出被窝,在梳妆台上翻腾一阵,找到一个处方麻醉药的空瓶子;他扔掉瓶子,又走到桌前,桌上放着一座房子的未完成的半成品模型。他将胶毒挤到一个塑料袋子里,用力吸。萨姆走进壁橱,在一堆脏衣服里,拽出一条制服领带;又把领带绕着壁橱里的横杆打了一个结,然后把它一扭,形成一个套索。他把脖子伸入套索,弯下腰;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下身的动作,但从他痉挛的手臂可以判断出他在手淫。

外景 贝克的海滨公寓一早晨

柯林·贝克,乔治隔壁邻居,年近40,金发碧眼,风韵犹存。她走出棱角分明的混凝土公寓,抄起报纸,又走回来。

内景 贝克的厨房一早晨

这是迷你型厨房,带气孔的混凝土墙壁和不锈钢橱柜。

柯林把报纸放在桌子上,走到洗涤槽洗手。歌声在继续:“……如果我唱的这支小夜曲你并不想听,只好由它自吟



自……”柯林一时间显得心烦意乱。她举着湿淋淋的双手走到阳台上,然后又闪电般地跑回来,毅然决然冲进了厨房。

内景 阿丽莎·贝克的浴室一早晨

阿丽莎, 16岁, 十分健康, 一头草莓般鲜艳的红发, 明眸皓齿; 她正把头探出浴室的窗外。这时柯林冲进来, 把阿丽莎推到一边, 也将头伸出高高地敞开着的那扇窗户外面——

柯林: 太荒唐了!

我们不知道她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但是窗户外面, 几乎在视线之外, 一股尿从乔治·纳尔森的海滩小屋卧室里喷射而出, 落入大约20英尺以下的浩瀚的太平洋里。小便停了。柯林将脑袋抽回时, “邦”地猛撞了一下。

内景 韦伯家楼上走廊一早晨

罗宾·韦伯, 乔治的前妻, 40岁, 依旧风姿绰约, 她捧着两个孩子, 瑞安(8岁)和亚当(7岁)下楼梯。

罗宾: 下楼去, 给爸爸一个拥抱。

瑞安: 为什么?

罗宾: 他要去过生日。

亚当: 他走了我们给他庆祝好吗?

罗宾停下, 敲一个卧室的门——

罗宾: 我希望你冲冲澡, 准备好上学!

一声巨响使瑞安和亚当在楼梯顶部停下了脚步。

内景 萨姆的房间一早晨

罗宾冲进去, 环视四周房间寻找她的儿子。

罗宾: 萨姆?!

内景 萨姆·韦伯的壁橱一早晨

壁橱里的横杆和一长排衣服已经被萨姆危险的手淫手段弄得轰然倒地; 他坐在地板上, 制服领带依然绕着脖子, 一大堆衬衫拥在身边。歌声继续: “……出来吧出来吧, 无论身在何处, 到处可从头做, 你所希望的不会实现, 坠入爱河你不

稀奇,对吗?”

罗宾停在门口,竭力想搞明白她的儿子为什么坐在他自己的衣服堆儿里。瑞安与亚当也站在她身旁,看起来同样不知所措。

外景 乔治·纳尔森家所处滨海小街道——早晨

乔治的狗加斯特,在当代强盗资本家大卫·杜考斯的草地上撒尿,大卫·杜考斯夹着公文包走出房子。他单脚跳进他的奔驰,开车追赶加斯特,径直碾过他的修剪考究的草坪。加斯特毫不费力逃过一劫,跑掉了。乔治走出他的小屋,大卫的车颠簸着拐到路边,躲开乔治,一溜烟开走了。乔治挥手——

乔治:不关你屁事!一天开心。(环视四周)加斯特!

加斯特跑到他身边,这时柯林从她的房子里冲出来——

柯林:该有个头儿了!

乔治:他跑了。他回屋里了。

柯林:在我16岁女儿面前清清楚楚地暴露你的……给你某种不正当的快感

是不是?

乔治:我暴露……又没冲着你的窗户。

柯林:乔治,这是第三回了。

乔治:水管工星期五不在。

柯林:你得跟警察解释清楚。

乔治:你是我能容忍的唯一邻居。

柯林:我警告你。

乔治:我的一生就是一个警告。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

柯林受不了乔治直视的眼神,畏缩了;他也终于转过身,向房子走去,但是停顿了片刻,又转过身来——

乔治(继续):柯林,你脑袋伸出窗户多远才能看到我的……够难的吧?

柯林愣了片刻——的确很难。乔治走回自己家,把加斯特锁在屋里,然后他钻进一辆破旧的福特卡车,开走了。柯林望着他把车开走,转身回到她的房子里,一脸茫然。

内景 韦伯的餐厅——早晨

彼得·韦伯,罗宾的丈夫,一个举止庄严、表情严峻的男人,一头银发,一袭



昂贵的套装。女仆洛伊斯，给瑞安和亚当送上法国烤面包。罗宾在一边嚼着茶。

亚当：萨姆弄坏了壁橱。

彼得瞥了一眼罗宾，罗宾耸耸肩。

罗宾：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希望你跟他谈谈。他需要一个男人。

彼得：他父亲是个男人。

罗宾：一个他尊敬的男人。

萨姆从走廊走进房间，一袭黑衣，一双踢臀长靴。

萨姆：谢谢背后议论我……在法庭上有用。

彼得：你擦眼影膏了？

亚当，瑞安和罗宾仔细端详眼影膏。

萨姆：没有。

彼得：擦掉。

萨姆眨巴了一下眼皮，对继父不屑一顾。

彼得（继续）：现在就擦掉！

萨姆：如果我走出这扇门，谁今晚会在这里坚持到底？

彼得犹豫了一秒钟。

萨姆（继续）：一路顺风。

萨姆走出了门，眼影膏还在眼皮上。

瑞安：同性恋。

罗宾：你说什么？

瑞安：爸爸先说的。

罗宾盯着彼得，彼得只是耸耸肩。亚当站起来，走过去，拥抱他的父亲。

亚当：我为你的生日准备了巧克力蛋糕。

彼得：你的手洗了吗？

亚当从他父亲身边迅速回到座位，舔了一下手指头。

内景 往返火车—早晨

乔治的脑袋靠在开往洛杉矶市区的车窗玻璃上，凝视着窗外丑陋脏乱的风景。一阵巨痛使他绷紧了脸；他用手抵住胃，闭上了眼睛。

外景 湖池海滩高中—早晨

萨姆独自一人呆在停车场的后面，坐在一辆破破烂烂的萨伯车（Saab）的车篷上，抽烟。这时，两个17岁男孩，约什和马雷克，将一辆保时捷停下，阿丽莎·贝（偷看乔治的邻家女孩）和另一个女孩从后座爬出来。

马雷克：花花公子，帅呆了。

萨姆只是点了点头，任凭马雷克和另一个女孩嘲笑他的一袭黑袍，耳环和眼影膏。

阿丽莎：今天早上我看见你爸爸了。

萨姆扔掉香烟，用脚碾碎了，然后站起身来；阿丽莎挥挥手走开了，萨姆面露喜色。

约什：还在想？

萨姆：没有。

马雷克：忘掉他！

约什：1周2个小时，300块。整个暑假。好好算算吧。（挖苦地）他们觉得那是一小客车或一大旅行车？，反正那不是你的，对吗？

约什耸了耸眉毛，笑着走开了。萨姆面朝萨伯车，没命地踢着缓冲器。突然，一个男孩（科瑞）从萨伯车的后座跳起来——

科瑞：我完完全全睡着了，哥们！

内景 洛杉矶市区高层建筑—上午  
本森—费恩锡伯建筑公司占据了整

个第40层。乔治·纳尔森是他们唯一的模型塑造师。不像一般办公室,这里的大部分空间是开放的,仅仅被一些轻便的矮墙隔断。顺着外墙,在一溜长长的窗户下面,有一块搁板,上面摆满了复杂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模型。乔治一个人呆在他自己的小隔间里,用电锯切割塑料板。史蒂文·加德纳迅速绕过拐角,把乔治吓了一跳。

史蒂文:完了……快完了吗?

乔治:我在做草坪上的草。

史蒂文:操他妈的草。什么?谁说让你做草了?

史蒂文像进来时一样飞速地出去了,但是乔治刚一回头工作,史蒂文又突然冒出了脑袋——

史蒂文(继续):伯克包下了柏林广场。他告诉你了吗?

乔治:我打算周一开始。

史蒂文:他喜欢电脑设计的模型,无论如何,你搞得太久了。(稍顿)割完草之后,你介意把房子带到我的办公室吗?我要做陈述。

乔治只是盯着史蒂文,史蒂文一点头离去。

外景 高中自助餐厅 一午餐时间

萨姆一个人呆着,合着眼,用耳机听音乐。阿丽莎停下脚步,盯着他看;她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打量他。一个朋友从旁经过,阿丽莎有点不知所措。

朋友:我不会成瘾。

阿丽莎:嗯哼。

朋友走开了;过了一会,阿丽莎也走开了。

外景 世界公园顶部 一傍晚

远处,夕阳西沉,天空被染成一片斑斓炫目的桔红色。一辆车窗玻璃已严密遮蔽的路虎(RANGE ROVER)停在一辆保时捷汽车后面。响起 Pansy Division 演唱的《暮色点染的玻璃窗》,节奏越来越快,开头是:“床是最棒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个后座/暮色点染的玻璃窗妙不可言。”

透过前面的挡风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到马雷克闭着眼睛坐在乘客座。

另一场景

约什,马雷克的朋友,坐在汽车后公园里的一条长椅上。歌声继续:“黑暗笼罩的地点/在荒废的停车场/暮色点染的玻璃窗妙不可言。”

突然,路虎的车门打开了,马雷克爬了出来。他用双手梳理头发,随随便便地检查自己的裤子拉链。他关上车门,路虎一溜烟开走了。约什走向马雷克,一言不发,他们爬进保时捷汽车,开走了。

外景 乔治·纳尔森的海滩小屋 白天

乔治在前院光着膀子,用刨子刨一块20英尺长的横梁。他长长地猛推刨子,一片薄薄的刨花飘落到地上;加斯特呿起来开始咀嚼。

乔治:你会拉出木头屎橛子,如果你一直吃木头。

加斯特似乎无动于衷,还在等着新刨花。

阿丽莎(画外):嗨,纳尔森先生。

乔治匆匆一瞥,擦掉额头的汗水,阿丽莎走向他,她穿一条白短裤,一件T恤

衫。

阿丽莎(继续):抱歉我给你惹麻烦了。

乔治:我死不了。

乔治继续工作。加斯特吃着刨花。阿丽莎琢磨着说点别的什么——

阿丽莎:萨姆有朋友吗?

乔治停下来,抬头看看;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乔治:他肯定有。

阿丽莎:他看上去很孤独。

乔治:你是他的朋友吗?

阿丽莎:不是。

乔治:为什么?

阿丽莎:玛莉莲·曼森……我猜他已变成同性恋了。我讨厌鼻环。蓝眼影膏真的不灵。

乔治完全糊涂了,对大部分答案不甚了然,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问她,一辆警车“嘎”地停住;库特·沃克尔警官从车上下来——

库特:我已经看过了名单。

沃克尔警官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便笺簿,呼呼啦啦翻找。

阿丽莎:这条街一天到晚嘀嘀咕咕。

库特:从周二到昨天,不包括周一或今天。嗯……杜考斯夫人三番五次碾轧她的草地。科里斯家抱怨他们家附近老鼠乱窜是你家的……房子闹的。

阿丽莎:你说是我家房子闹的,我还说是 UFO 闹的呢!

沃克尔警官注视着阿丽莎——

库特:当然贝克家,有……

阿丽莎:要有一把玩具水枪就好了。

库特(对乔治):这周你还不错。

乔治:你把大卫·杜考斯,汤姆和巴拉忘掉了。

库特把他的便笺簿塞回衣袋。

库特:杜考斯先生要求管管加斯特。我来这儿为另一件事。(指着刨子)你介意吗?

乔治将刨子递给他,库特开始刨木头。

阿丽莎:你们俩是朋友?

库特:我们中学就认识了。

阿丽莎:我是说,可是你们俩一起周末露营?一起听音乐?一起手淫?电话聊天?

乔治没有回答,库特继续干活。

库特:在山里打兔子。

阿丽莎盯着乔治,很失望。

乔治:我是胸怀大志的。

库特:我们不太对调,我想。我不知道。(漫不经心地;对乔治)我喜欢你爸爸胜过喜欢你。

阿丽莎:我不会要你作朋友。

库特:乔治几乎从来没有……胸怀什么大志。甚至不愿打兔子。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跟你一起打了。你忒没意思。总像被吓坏了,沉默寡言、百无聊赖。

库特开始流汗了,他把从木梁上刨下的刨花给加斯特吃。

阿丽莎:真奇怪他怎么成了建筑师,而你只是一个大嘴警察。

库特:他为建筑师建造模型。他的爸爸,话说回来,才是真格的。设计并建造了我所见过的最酷的房子。

乔治: 破产了。死了。那时我还不满20岁。

库特: 给你留下了这所房子。

乔治: 房契上写我的名字, 他就永远拥有它。他剥夺了所有人拥有这房子的机会, 就因为给我戴上了房主的名分。

库特: 你知道我拥有这个付出了多大代价? 忘掉我是怎么得到它的吧! 我受不了这座城市的肮脏。我住在河畔市(Riverside)。该死的, 你往海里撒尿。

库特停下手里的活儿, 走回去——

库特(继续): 你儿子又到 Diver's Cover 去鬼混了, 抽大麻。我没有把他写上……告诉他我没有告诉你。

乔治: 谢谢告诉我。

库特: 至少你爸爸试过了, 乔治。

库特走到汽车旁, 开走了。有那么一瞬, 阿丽莎很尴尬。乔治丢下阿丽莎和加斯特, 走进了他的房子。

内景 韦伯家的厨房——下午

罗宾坐在厨房台子边, 切胡萝卜; 透过落地窗, 她能看见瑞安和亚当, 还有几个小朋友, 在游泳池里玩耍。

乔治(画外): 我可以是任何人。

罗宾吓得一哆嗦, 半根胡萝卜滚到了地板上。

罗宾: 那你为什么还是你?

乔治捡起胡萝卜, 在洗涤槽里洗。

乔治: 你该把门锁上。

罗宾: 推门之前摁门铃。

罗宾正打算再剁碎胡萝卜, 乔治“吭哧”咬了一大口。

罗宾(继续): 萨姆打电话告诉你这个周末不打算过去了吗?

乔治: 你让他刺穿了鼻子?

罗宾从乔治手里一把夺过了胡萝卜, 剁碎。

罗宾: 把你身后的门锁上。

乔治: 他在哪儿?

罗宾: 他总在哪儿。

乔治拉过罗宾的手, 拿掉了刀子。

乔治: 并不是我不信任你。

乔治撒开手, 罗宾紧紧地攥着; 他对她紧握他的手腕似乎感到惊讶。罗宾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乔治(继续): 我应该敲门。

乔治显然对他的前妻满含泪水紧攥着他的手感到不太自在。

罗宾: 哪有母亲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的?

乔治猛地挣脱了她的手。

乔治: 我不知道。

内景 韦伯家楼上走廊——下午

乔治紧张兮兮地走到萨姆的门前, 敲门——

乔治: 你为什么不来度周末?(稍顿) 萨姆?!

没有动静。乔治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

他返身走下走廊。

内景 韦伯家的厨房——下午

外面, 孩子们正闹哄哄地玩马可·波罗游戏。罗宾站在洗涤槽旁; 她用一只手将头发向后挽, 用另一只手往脸上撩水。乔治从外面走过, 搬来了一架梯子。

外景 韦伯家的后院——下午

瑞安第一个注意到乔治。

亚当: 马可!

瑞安:你在干什么?

亚当:我没说谎!我没偷看!

罗宾用一条毛巾擦了擦脸,冲了出去。

罗宾:你在干什么?

乔治:他不开门。

孩子们停下来不玩了;亚当睁开了眼睛。

罗宾:他不开门。

乔治:为什么他的门上有把锁?

罗宾:因为是他加的锁!你认为是我告诉他该戴鼻环?!你为什么把本该你去问他的各种事情拿来问我?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永远也不知道!

孩子们纷纷趴在游泳池边,看着乔治靠墙搭好梯子,往上爬。

罗宾(继续):你爬上去,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带他过暑假,好吗?多管教管教他。把他头发剪了。让他笑一笑。让他恨你一段时间!(悲哀地)你表现男子汉气概太晚了,乔治。

乔治一条腿跨过栏杆,跳进卧室阳台。他透过玻璃推拉门费力地往房间里面看,试图打开锁;他把屏风移到开着的小窗户边,爬了进去。

内景 萨姆的房间 一下午

萨姆穿着内裤躺在床上睡熟了,还戴着耳机。地板上有一个胶毒喷雾罐。乔治捡起罐子,扔到垃圾堆里。他回头仔细端详儿子,鼻环,耳环,蓝眼影膏,瘦嶙嶙,白惨惨的身体。萨姆睡得很香。乔治轻轻地从儿子头上取下耳机;钝浊的音乐从小小的扬声器喇叭汹涌喷泄。

乔治:你需要你的每一个脑细胞。

敲门声而非他父亲的说话声把萨姆从熟睡中唤醒。

萨姆(半睡半醒):让我一个人呆着!

萨姆翻身侧卧,眼睛依然闭着。乔治打开门;罗宾虚弱不堪,眼泪汪汪。

罗宾: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点也不知道。带他走。你带他走。(充满敌意地)你是这样的好父亲。

乔治走出房间,绕过罗宾,一言不发,下了楼。萨姆被说话声弄醒,坐了起来,面对他的母亲——

萨姆:我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

罗宾:我没进你的房间。

萨姆:我锁了门!滚出去!我锁了门!滚出去!

外景 韦伯家楼上走廊 一下午

罗宾抓住门,迅速关上,但并没有动。

萨姆(画外):愚蠢的婊子!你撒谎!我锁了门!我从不鬼鬼祟祟偷看你的房间!你撒谎!

内景 萨姆的房间 一下午

萨姆冲到窗户边,向下看屏风和梯子。瑞安,亚当和他们的朋友还在游泳池里,扒着池沿,看着萨姆。萨姆“砰”地一声关上窗户,寻找胶毒喷雾罐。他跪下往床下找。站起身,又巡视一圈房间。看到罐子掩埋在垃圾中。他顿时火冒三丈,冲着关着的门大发雷霆。

萨姆:这是我的房间!你没有权利来这儿!这是我的!

内景 韦伯家的楼上走廊 一下午

罗宾坐在楼梯顶端的地板上,茫然地凝视着这座现代化住宅的大厅。



萨姆(画外):你们为什么不统统死光让我一个人呆着!

外景 洛杉矶市区 一早晨

交通拥挤嘈杂,天空一片赤褐。乔治在挤满了自由职业者和街头乞丐的人行道上奋力穿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乔治冲到一座大楼旁,呕吐。

内景 本森—基德勒—费恩锡伯联合公司 一早晨

乔治用一块湿纸巾擦掉袖口上的呕吐物,一面穿过袖珍小隔间走到一间同样被隔断围着的巨大的办公室。一位秘书微笑着从桌旁站起来,打开门——

秘书:早上好。

乔治:有……

他举起湿纸团,但是在他说“垃圾桶”之前,布赖恩·伯克从桌子后面站起来。

布赖恩:乔治,坐下!喝点果汁。

内景 布赖恩·伯克的办公室 一早晨

乔治走进来,秘书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布赖恩伸出手臂,但乔治只能举着纸巾。

乔治:有点不舒服。

布赖恩抓过一个垃圾桶,举过来;乔治把纸巾团扔进垃圾桶,坐下来。

布赖恩:桔子汁……面包?

布赖恩一面坐下 一面用手比划着。

乔治:我没事儿,谢谢。

布赖恩:你怎么了?

乔治:请原谅?

布赖恩:你体重减了多少公斤?

乔治:噢……没什么。30磅。我只是

不饿。

布赖恩:你妻子好吗?

乔治:10年前我们离了婚,她非常非常生气。(稍顿)现在她跟个冤家对头似的。

布赖恩点点头,大笑,撕下一大块新月形的面包,一面说话一面嚼——

布赖恩:对了……她结婚了……他是干什么的?

乔治:他买卖世界。

布赖恩:彼得·韦伯!对了。那家伙红得发紫。

乔治:我告诉过你,我没告诉过你吗?就是打算今天开始柏林模型?

布赖恩:唔,有点儿……你真的不饿吗?

布赖恩举起剩下的那块面包,等着——

乔治摇摇头表示“不饿”,布赖恩把面包扔进了垃圾桶,探身向前——

布赖恩(继续):不是我要这样。(稍顿)我们可以给客户展示无穷无尽的选择,变换任何一种设计方案,在电脑上只需花几小时。但是你不肯用电脑。

乔治:打字,噼里啪啦敲字,敲出透视图,有违我为什么建造模型的初衷。

布赖恩:我们所有的人都打字,都敲字,乔治。关键在于我们想,还是不想。

乔治:我不。

布赖恩:那正是为什么我们的设计方案有四分之一能中标。想要我们没有的和不要我们有的,根本完全无所谓。

乔治扫视了一眼办公室,被自己将要被解雇的想法激怒了。

乔治：我在这里20年了。

布赖恩：这也许太长了。

乔治(怀有希望)：……也许？

布赖恩：这太长了。

乔治盯着布赖恩，不住地点头。

布赖恩(继续)：听着，他们定的满一年给一周的解雇金，但是我提高到了26周。这是6个月薪水，乔治。6个月医疗费和全部花销。早在很久以前你就可以从电脑上学会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许找到一个离家近点的工作。

被乔治茫然地直视着，布赖恩有些慌乱。他端起桔汁玻璃杯，靠回椅子上，慢慢地吸吮，一直看着乔治。

乔治：妻子离开了我，因为我不……不够多情。我一直试图解释我父亲已经从我身上吸走了所有的感情。醉醺醺地来一下，偶尔。使他们的孩子害怕。使他們不愿意表露感情。

布赖恩知道这会儿自己该说点什么，只是似乎搞不明白该说什么——

布赖恩：哦。

乔治：你多大了？

布赖恩：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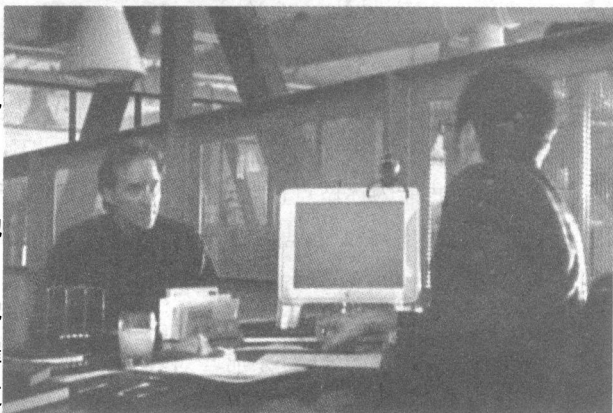
乔治：我们可能一起上的学。你上的伯克利？

布赖恩听到母校的名字脸上放光。

布赖恩：86届！我不知道你我同届。

乔治：我正上二年级，这时我接到电话说我父母死了。

这不是布赖恩所期望的谈话进程。



乔治(继续)：我父亲的血液酒精浓度为18，有点高。径直撞上迎面而来的车。撞死了我的母亲和他自己，还有另一辆汽车里的太太，伤了她的女儿。一个5岁的小女孩。我一直想着她。

布赖恩想让这场谈话结束。他探身向前，小声说——

布赖恩：听着……也许我可以给你一年的。

乔治：我恨这个工作。

布赖恩：你在说什么？你爱你的工作。

乔治：从我上班……那天直到今天。受不了。

乔治站起来，布赖恩不知所措——

布赖恩：那么听起来好像我帮了你一个忙。

乔治：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是我的反应出于恐惧。我的生命与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无关。你没在听，是吗？

布赖恩：我不知道还有提问，乔治。

乔治：每件事。

布赖恩：唔，现在我对此感觉好点了。

乔治：好。我希望如此。

大大松了口气,没有领会到一丝讽刺之意,布赖恩站起来,伸出手。乔治握着布赖恩的手,没有怨恨——

乔治(继续):我想求你帮个忙。

布赖恩: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乔治?

乔治:我20岁时在这里建造了我的第一个模型。办公室架子上有成百上千个模型。我生命中的20年。我在想我是否可以挑几个保存,带回家?只要那些对我真正有意义的。

对于这点布赖恩有点含糊——

布赖恩:哦,唔……那些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打算保存我们的作品。我也许能要全部,如果你能挑一个的话。但是,你知道,坦白地讲乔治,你是最棒的。电脑模型不及你赋予你的模型的美的万分之一。它们是本公司的一部分。它们给我灵感。我去到那里,有时忍不住盯着我设计的某种东西看。它让我觉得很惊奇。我会非常想念那些模型。(稍顿)瞧,我或许会得罪一大堆人,但是你去到那里,细细打量,每一个单独的模型,挑一个你最喜欢的,把它带走。先从我这儿带走,以防万一。你知道……但是我有把握这是可以的。

乔治:谢谢你。

布赖恩:唔,这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乔治:是的,最起码。

乔治点点头,离开了。布赖恩怅然若失,再次深感内疚。

内景 本森—基德勒—费恩锡伯联合公司—早晨

乔治绕过迷宫似的小隔间,回到他

自己的小隔间。他找到一只空纸箱,开始打点行装。靠着墙,一排巨大的架子上摆满了建筑设计图轴。乔治把一个设计图轴拽下来,扯巴扯巴,扯离了木轴。没有预兆,带着一股深不可测的狂怒,他左右开弓挥砍打碎一架架子出神入化鬼斧神工的模型。不断有脑袋突然从其他小隔间冒出来,乔治从他自己的工作间走出来,浑身带着令人恐惧的愤怒,有条不紊地猛击搁在厚重的钢化玻璃窗下面架子上的一个个模型,透过厚重的钢化玻璃窗,可以俯瞰洛杉矶市区。曾经要求房屋模型下不做草坪的史蒂文·加德纳冲 to 离乔治只有几步远,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创造物顷刻瓦解为纸板和塑胶的碎片。

史蒂文:圣母玛丽亚!不要砸我的房子!

乔治停了一秒钟,盯着史蒂文,但是史蒂文很识相地跑掉了。乔治继续以疯狂的举动毁掉他的作品。

惊叫声:天哪,求求你,求求你,不要!

请求即刻伴以可怜的呜呜哭诉。乔治干得出汗了,他一个接一个地砸毁那些建筑模型;塑胶墙或窗四处飞溅,办公室里一片狼藉,好像刚刚遭受过战争的狂轰滥炸。布赖恩·伯克的秘书小心翼翼地一寸寸向他靠近。

秘书:唔……伯克先生有话跟您说,乔治。

乔治放下棍子,脸冲着她——

乔治:哦……好吧。

秘书:在他办公室。您方便的话。

乔治:谢谢。

随即,乔治完成了他仅仅几分钟之前开始的举动:办公室每一个架子上陈列的每一个模型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粉身碎骨,除了一个完好的之外。工人们挤作一团,一片痛惜,一片混乱。乔治捡起唯一幸存的模型,小心翼翼地抱着,走进了布赖恩·伯克的办公室。

内景 布赖恩·伯克的办公室一早晨

布赖恩蜷缩在办公桌后面,乔治一手抱着模型另一只手攥着长长的木棍走进来。

乔治:我要拿这一个,如果可以的话?

布赖恩几次试图回答,几次语塞,只得频频点头。

乔治(继续):谢谢你得罪一大堆人让我挑一个。

布赖恩又点点头,乔治走近,将棍子靠在办公桌上,伸出手来,布赖恩不由自主浑身筛糠。

乔治(继续):你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和一个可怜虫。

布赖恩畏畏缩缩伸出了手。他们握手,乔治又抓紧了棍子。

布赖恩:谢谢你。

乔治绕过办公桌,猛击藏在地板上的一个模型——很明显布赖恩打算抢救它。

布赖恩(继续):,他妈的!

乔治扔掉木棍,走出办公室。布赖恩壮起胆子站起。

布赖恩(继续):你连个建筑师也不配。你是个可怜虫。

乔治转过身来回答——

乔治:你说对了。你赢了。

乔治关上身后的门。布赖恩低头看着模型残骸;他双膝跪地,小心翼翼地收拾起残片。

外景 洛杉矶市区一早晨

乔治虚汗直冒,一支胳膊夹着装有他的私人物品的纸盒子,另一支胳膊夹着他的模型。一阵晕眩,他停了片刻,努力定一定神,看看这边,看看那边,然后摇摇晃晃地后退,将身子倚在大楼墙上。汗珠子从他的鼻子和下巴上滴落,此时披头士(甲壳虫乐队)演唱的“穿越宇宙”响起。乔治放下纸盒,但是当他合上眼睛时,却把模型紧紧贴着胸口。

歌声:“悲哀之潭,欢乐之潮,洗荡我敞开的胸膛,占有他们,爱抚我……”

乔治一头栽在了水泥地上,模型被压碎在身体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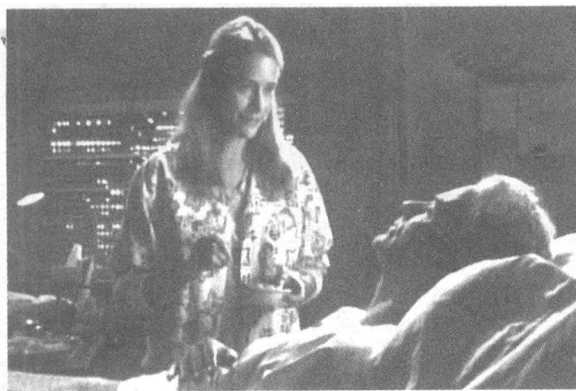
歌曲持续过程中的蒙太奇——

乔治被一个又一个医生用医疗器械和探针检查、刺戳。B超检验,然后是CT扫描,然后是MRI(核磁共振成像)……没完没了。

一根软管滑进乔治的喉道,用于造影注射的有色液体喷射进他的身体。歌声继续:“欢笑的此起彼伏,生命的深浅浓淡,响彻我开放的视野,刺激他们,魅惑我……”

一根钝针被推进乔治的腰部作胰腺活体组织切片检查。X光透视造影。强光下的照片。医生们在研究照片上的斑点,病灶。

最后,他们给乔治开刀。几乎无血的



护士微笑着坐在了床边。她盛满一勺玉米羹,送到乔治的嘴边;他接受了好意,咀嚼,吞咽。

护士:你会做什么?

乔治:我要盖一座房子。

乔治又喝了一勺汤。

护士:什么样子的房子?

乔治:你知道榫眼和凸榫

是什么吗?

护士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乔治(继续):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像七巧板……现在一切都七零八落的,都在等着拼接。我已通过了设计和评议……计划委员会,市议会。

她又喂给乔治一小勺汤。

护士:没有人真的说过你只能活4个月,对吗?

乔治:4期胰腺癌。他们甚至都不假装要提供治疗。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红肉?

护士:你能在4个月内盖好一座房子?

乔治:不去试,我会死不瞑目。

护士把手在乔治的脸上放了一会儿——

护士:你真行。

乔治:我好几年没被碰过了。

这突然的警告,使护士把手挪开了,站得离乔治远一点。

护士: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会这

皮肤、肌肉和脂肪被切开揭示了死亡。歌声继续:“无限的不死的爱,像百万个太阳照耀着我,召唤着我前行前行穿越宇宙……”

乔治由轮床推过走廊,推向危重特护病房。歌声继续:“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世界,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的世界……”

内景 医院病房——傍晚

乔治想站起来,但是摔倒了。他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

一个女人的声音(画外):还疼吗?

乔治再次睁开眼睛。一位有魅力的护士端着一盘食物进来。

乔治(继续):我该吻你。

护士微笑着掀开晚餐上的盖子。

乔治(继续):不吃。我不疼。

她升高了乔治的床。

乔治(继续):如果你还能活3到4个月你会做什么?

护士扫了一眼病房里的另一位病人,那个病人正在睡觉,然后用温柔的声音回答。

护士:我会吃许多红肉。

乔治:你真行

指牛肉、鹿肉、羊肉等,相对于鸡肉、野兔肉、小牛肉等白肉而言。——译者

样。

乔治：握手，或者你知道，有人隔着衣服轻拍你的背。大夫是不得不碰你的人。但是不是想碰你的人。

护士：不。朋友……你的妈妈？每一个人都会被他们所爱的人抚摸。

乔治：这不奇怪吗？我是说，离婚后，我也偶尔约会。4年或者5年，6年。我知道当我儿子小时候……也许他10岁或11岁，他会跑过来，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

乔治突然停下来陷入回忆。护士检查了一下门，又走回到乔治身边；她用双手梳理他的头发，然后用手指揉他的耳廓，最后将两个拇指按在了他的嘴唇上。

护士：哦，天哪，我结婚了。

感觉有罪，她逃离了房间，却弄醒了另一个病人。

病人：我饿了。

乔治：我被摸了。

外景 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 (SAN JUAN CAPISTRANO) 火车站 下午

乔治坐在长椅上歇着，合着眼睛，他的纸箱子和模型残片搁在身旁。一辆黑色的路虎(Range Rover) 鸣着喇叭停下来。乔治站起身，收拾他的东西，罗宾从车下来——

罗宾(叫喊)：我到处找你，到处打电话！你消失了！你大概是死了！

乔治：谢谢你叫醒我。让我搭车。你今天嗓门真大。

罗宾：你一点儿不体谅人！冷血动物！

乔治：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罗宾怔住了，被这些话搞糊涂了——

罗宾：什么？

乔治：我不只是说身体上的美丽。就连你生气也是完美的。

罗宾钻进汽车，“砰”地关上车门。

内景 罗宾的路虎 一下午

乔治把纸箱子放在后座上，爬进前面的座位。罗宾发动汽车。他关上车门。她开了一个红色尾灯。

乔治：我觉得你不该知道我失踪了。

罗宾：你觉得你办公室的人没有打电话来告诉我，你毁坏了整个大楼，并用一个棒球棒威胁大家？！

乔治：一个设计图轴。

罗宾：这个星期你去哪儿了？！

乔治：4天。我得离开，好好想想。

罗宾：你把你的狗交给谁了？

乔治：库特喂他。

罗宾：但是，你想的时候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乔治：我不想打。唉，对不起，我不想给你打电话，当我想的时候……我……

乔治扬了扬眉毛，希望罗宾稍稍让步。她瞥了他一眼，但是毫不妥协。

乔治(继续)：我需要跟你谈谈。

罗宾：他们为什么拖走你的卡车？

乔治：我停在了日间停车场。

罗宾：为什么打电话叫我？

乔治：我打算掀掉小屋，盖我的房子。

罗宾：这你都说了20年了。当初我们约会时，你就这么说。

乔治：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

罗宾：钱呢？

乔治：解雇费。还有我打算兑现我的人寿保险单。

罗宾：我和你的横梁、你的木板一起住了多少年？先在车库里，后在客厅里。“我们打算干，罗宾。明年。明年”。从帕萨迪纳一所房子里抢救来的地板。从新汉普郡一座教堂里抢救来的门板。

乔治：我爱那些门板。

罗宾：你打算住哪儿？

乔治：车库。

罗宾：瞧，让你带萨姆我不是认真的，因此你不必搬出来大兴土木。

乔治：学校什么时候放假？

罗宾：星期五……天哪，我一想起他整天呆在家里就发怵。

乔治：我周六就把他接来。

罗宾：他再也不想和你在一起过周末了。

乔治：不是过周末。是过一个暑假。

罗宾鼻子里冒冷气——

罗宾：你和萨姆打算一夏天住在没有水暖管道的车库里？

乔治：车库里装上管道。我会装一个厕所。我们能对付。

罗宾：谢谢你至少听起来很诚恳。

乔治：听起来？我需要帮助。他是一个廉价劳动力。

罗宾：你们俩总有一个得累死。

乔治：至少我们会有一栋房子证明我们的努力。

罗宾：忘了它，真的。我能对付。

乔治：我想要他跟我在一起。

罗宾：不，你不。相信我。

乔治把手放在她的脖颈上。

乔治：我想要萨姆陪我一夏天。

罗宾皱起了眉，瞥了乔治一眼。好一会儿，她才回答——

罗宾：好吧。

乔治把手在罗宾的脸蛋上放了一会，就像护士把手放在他的脸上一样。罗宾扭过头，咬了他的手指。

乔治：嗨，嗨

罗宾：我结婚了。

乔治点点头，假装揉揉手指。

内景 高中走廊一下午

萨姆与科瑞一起走着，科瑞瘦长结实，嗓音尖细，面色苍白。长着一只红鼻子。

科瑞：整个暑假，伙计。去塔霍湖玩吧。

萨姆：我不知道。

科瑞：只是我的讨厌鬼兄弟要来过周末。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船舱用沙子打光，上漆。伙计。（吹牛）我爸爸答应让我用小船，我的小妖精答应让我……有了钱，不愁女人不上钩。

萨姆：我问问吧。

科瑞：嗨，这比让城里人整个暑假和你口交来劲多了。

萨姆停下来，科瑞也跟着停下来。萨姆环顾四周确信无人偷听。

萨姆：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

—————  
Lake Tahoe, 又译“太浩湖”；印第安语“大湖之意”。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之间，海拔6225英尺，为高山湖泊。是避暑胜地及滑雪首选。地处沙漠中，因资源缺乏而开赌禁，以招徕游客。——译者

做。

科瑞：我懂交易是什么。约什是个拉皮条的。我不傻。

萨姆：我不懂交易是什么。没什么他妈的交易。

萨姆走开了，对科瑞知道交易是什么很恼火。

外景 乔治的小屋 一早晨

乔治光着膀子，上腹部刀口的伤疤依然很醒目；他把床垫拉/拖进车库。阿丽莎从她的房间走到车库跟前偷看。

内景 乔治的车库 一早晨

乔治正在铺床，不太好铺，因为加斯特蜷成团躺在床上。这个只能容下一辆车的车库是水泥墙和水泥地板，但是污迹斑斑。

阿丽莎：嗨，纳尔森先生。

乔治从床边走开，对阿丽莎的突然出现稍稍有些慌乱。

乔治：阿丽莎。

阿丽莎：你为什么在你的车库里放一个厕所和一张床。

乔治：我要住在这里为了盖另一座房子。

阿丽莎：合法吗？

阿丽莎靠着加斯特坐在床上，让床垫上下颤动。乔治又走回来——

乔治：你不上学吗？

阿丽莎：不。

阿丽莎躺倒在床上，把被单举到鼻子上。

阿丽莎(继续)：床单干净吗？

乔治警觉。加斯特舔阿丽莎的耳朵。

乔治：今天几号？

阿丽莎：星期一。

乔治用手揉了一下脑袋，开始满屋子找。

乔治：我的钥匙。

阿丽莎：这是什么？

阿丽莎伸出手臂，将一个手指摸着他的伤疤向下滑动。

乔治：没什么。自己伤着了。

乔治拍拍衣袋——

乔治(继续)：我记得放衣袋里了……

阿丽莎：这个暑假我不打算剃腿毛或腋毛。我决定了。

乔治打开写字台和衣柜的抽屉，没有注意阿丽莎，她抬起腿，用手抚摸汗毛细密的皮肤。

阿丽莎(继续)：保拉·科尔接吻不是最棒的。

乔治从衣柜旁边摸到了钥匙。

乔治：帮我铺铺床吧，好吗？我得出去。

乔治转过身去，看见了阿丽莎抬起的腿露出抢眼的内裤。

柯林(画外)：你多大了，40？

乔治急转身对着柯林，阿丽莎放下了腿。

乔治：我忘了把钥匙放哪儿了。

柯林：你认为钥匙在她的衣服下面？

阿丽莎：我只是给他看我的汗毛。

阿丽莎站起来，有点儿恼火——

阿丽莎(继续)：我认为你需要重新考虑你是怎么看我的。

阿丽莎从她妈妈身边走过，出了车库。柯林瞪着乔治。

乔治：她的腿毛。



柯林转身,走了出去。

内景 乔治的卡车 一上午

乔治听着保拉·科尔的歌,向北驱车4英里到罗宾的房子。他拐进翡翠海湾,一个有门卫把守的社区,一个门卫招手示意他进去。

外景 韦伯的家 一上午

乔治从车里冲出来,推推前门,但是是锁着的。他摁门铃,女仆洛伊斯来应门——

洛伊斯: 韦伯太太在后院。

乔治: 萨姆呢?

洛伊斯: 在他房间里,打行李。

乔治: 哦……好的。

内景 萨姆的房间 一上午

萨姆正放着玛丽莲·曼森的一张CD,声音开得很大,一面在床上捆扎一个手提箱。敲门声几乎听不见。乔治又敲门。使他好不耐烦。

乔治(画外): 萨姆!

萨姆满脸愠怒,猛地把门拉开。

乔治(继续): 准备好了吗?

萨姆耸耸肩,回头继续打行李。

乔治(继续): 我想这个暑假你会过得开心。

音乐声几乎盖过了乔治的说话声。

乔治(继续): 别忘了带耳机。

音乐很快使乔治要发疯。

乔治(继续): 把它关掉好吗?

丝毫没有引起萨姆的注意。

乔治(继续): 不能总放,你知道?

乔治又说了一遍,似乎还没听到。他走到离萨姆几尺远,抓住他的脑袋,冲着萨姆的耳朵大叫大嚷——

乔治(继续): 不能总开着,你知道!

萨姆挣脱开,关掉了音乐。

萨姆: 我听见你说话了!

乔治走到滑动玻璃门跟前,向下看游泳池里的孩子们和罗宾。

乔治: 你妈妈和弟弟们随时可以来看你。

萨姆: 监督我?

乔治: 我会随时监督你。

萨姆: 你为什么会在那儿?

乔治: 因为我住在那儿。

萨姆: 你住在科瑞父母的船舱里?

外景 韦伯家的后院 一上午

瑞安和亚当躺在充气救生筏上,罗宾在他们中间戏水。突然,就像一个UFO(不明飞行物)撞向地球,萨姆的手提箱旋转着径直落下游泳池,差一点砸着亚当和瑞安。

萨姆: 他妈的没门儿!!!

孩子们被从充气救生筏上掀了下来,罗宾取下护目镜,瞅着阳台上的萨姆。

萨姆(继续): 你个说谎者! 你个愚蠢的说谎者! 我恨你!

乔治冲出厨房,进了院子。

乔治: 你对他说了吗?这个暑假跟我一起过?

萨姆(画外): 不! 我不去!

萨姆咆哮着离开阳台,折回房间。

罗宾: 我该怎么做?你周六没露面,我使劲打电话。你的电话没音。

乔治: 我没有电话。

罗宾: 我开车过去,你无影无踪。

乔治: 我不能离开房子半步?

罗宾: 上次你有一个星期无影无踪!

乔治: 你告诉他让他跟我一起过暑假了吗?

罗宾: 没有。我打算让你来告诉他。

乔治: 他不能在塔霍过暑假。

萨姆从厨房走出来, 正对着他的父亲。

萨姆: 你到底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你。

乔治: 到时候你会认识我。

萨姆: 我不去!

乔治: 我去拿你的包。

乔治走到游泳池边, 抄起手提箱, 提溜了出来, 任凭它还在滴滴答答地淌水。

萨姆: 妈妈, 告诉他我不去。你已经答应我了!

乔治: 就这些吗?

罗宾左右为难, 她扫了一眼萨姆, 然后望着乔治。

罗宾: 我说过他可以去。

乔治: 走吧。

萨姆: 我不去!

乔治: 你别无选择。

萨姆: 妈妈 ..... 求求你。

萨姆扯破嗓子喊, 眼泪满眼眶打转。罗宾准备让步了。

罗宾: 乔治 ——

乔治(强硬地): 他不能和另外一个孩子在塔霍混整整一暑假。如果他离开, 我会尾随他, 我会用他的鼻环把他拖回家。他可以恨我。你可以恨我。他可以在我睡着时杀死我。你可以叫警察。你可以叫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律师, 但是萨姆必须和我一起过暑假。他是我的儿子。他16

岁了。就这样。

萨姆现在大声嚎哭——鼻涕从鼻子里流下来。罗宾被乔治的强有力震慑住了。

亚当: 我们可以恨你吗?

乔治: 随你便吧。

乔治走向萨姆, 碰碰他的胳膊。

乔治(继续): 来上卡车吧, 萨姆。

萨姆以要多夸张有多夸张的动作猛抽回胳膊。

萨姆: 他妈的你自己去吧!

乔治抄起手提箱, 一把抓住萨姆的胳膊, 尽管萨姆拼命反抗, 很明显他无法对抗他的父亲。

乔治: 把你的鼻环从你的鼻子里拔掉。如果你戴在你的乳头上, 它们也要拔掉。在我的房子里, 不许化妆。不许吸胶毒。吸毒。不许吃麻药, 不许抽大麻。

萨姆: 如果你打我, 我就叫警察。

乔治: 这所房子懒得欢迎你。我不打你。(稍顿) 这会是你生命中最糟糕的三个月, 但是这是你应得的。因此拾起你的手提箱, 上卡车。马上。

萨姆: 我会恨你一辈子。

乔治: 我有多么恨我的父亲, 你甚至连一丁点也不知道。(稍微抬高了声调) 把它认作家族传统吧。

萨姆怒视着他的妈妈, 然后抓起他的湿漉漉的手提箱, 重重地跺着脚出了后院。罗宾被乔治的果决吓晕了, 她一声不吭。

内景 乔治的卡车 一上午

萨姆抵住乘客一侧的车门。乔治从后院走过来, 开了卡车门爬进去, 但是被

萨姆的手提箱挡住了。他把它举出来，放在车厢里，然后利索地爬进驾驶室，坐在浸湿的座位上。乔治抬起屁股，扭脸看着萨姆，萨姆脸色铁青，一声不响。

外景 乔治的小屋一下午

乔治光着膀子在小屋屋顶上，太阳烘烤着他的背。乔治奋力把沙发从门框里薅出来。加斯特躺在树下草地上睡熟了。

乔治：萨姆？我……快三分钟了吧？

又经过一个回合的较量，乔治放下沙发，走回来上下打量萨姆。

乔治（继续）：好了。如果我累折了我的脊梁，爸爸就给你买一个海军环。

萨姆没有反应。

乔治（继续）：如果海军环不合适，爸爸就给你全身抹上防晒油。

萨姆打量了一眼他的父亲，被韵文所迷惑。

乔治（画外，继续）：我想让你抹上防晒油。我想让你到这儿来帮帮我。马上。

萨姆一言不发地对付父亲——他只是让自己的脸重又对着太阳。乔治走开了。一股飞沫突如其来喷溅将萨姆弄得精湿，他一下子冷到脚后跟。乔治放下狂喷的水龙头——

乔治（继续）：让加斯特醒醒。

片刻后

乔治继续拽卡在门中间的沙发。还是没拽出来。他从沙发旁走开了。

乔治（继续）：你呆在那儿不帮一点儿忙，是吗？

内景 海滩小屋门口一稍后

萨姆双臂抱在胸前斜倚在墙上。

乔治（画外）：你知道什么帮了加斯特吗？阉割。

不易察觉的惊慌掠过萨姆的脸。

内景 乔治的车库一傍晚

乔治穿着只到膝盖的宽松运动短裤，光着膀子在一个手提式炉子上煮意大利面条，一面在微波上加热调味料。梳妆台顶端架着木板，用作厨房的工作台面；除了紧挨厕所横跨车库的洗涤槽，厨房陈设相当简陋。

乔治：你想吃大蒜面包吗？！

乔治等了一会确定没有回答就是默认。然后把一大块大蒜面包塞进面包烤箱。

外景 乔治的车库一傍晚

萨姆坐在悬崖边，20英尺以下就是大海，加斯特在萨姆身后“呜呜”地叫着以引起注意。

萨姆：好了，到这儿来，好了，傻瓜。

加斯特蹭着肚皮一寸寸往前挪，这把萨姆逗笑了。

萨姆（继续）：你有恐高症吗？加斯特？

萨姆弯下腰，伸手抚弄加斯特。

萨姆（继续）：这个落差好歹该不会要了我的命。

加斯特寸寸挪近，舔萨姆的脸。乔治走出来，端着满满一盘意大利式细面条，大蒜面包和可乐。

乔治：想跳吗？

乔治把盘子放在萨姆身旁的地上。

萨姆：出风头。

乔治走到悬崖边。

乔治：听到海浪撞向岩石，只管跳下

去。水会带你走。随它去。向北游一会，你就会看到沙滩。

萨姆坐起来，面朝他的父亲，脸上有一丝警觉的神情。

乔治(继续)：我第一次这样做，比你还小，我想我会折断脖子，只不过漂到卡塔林纳。(稍顿)你不能指望你想要什么就总能得到什么，萨姆。

乔治突然纵身一跃，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波浪冲刷着岩石。

萨姆：，狗屁！

萨姆拚命跑，察看海面搜寻他的父亲；唯一可见的就是茫茫的黑暗。

萨姆(继续)：喂？

加斯特舔食着晚餐，面包和所有东西，萨姆再次大喊。他感到一阵恐慌，萨姆从悬崖上跑下来。

外景 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傍晚

交通拥堵。萨姆迎面跑过去。没有人行道，随处停放的汽车堵塞了正当的道路，向北是一条危险的艰苦跋涉之路。

外景 阿里索-克里克(ALISO CREEK)海滩一傍晚

萨姆跑到水边，焦急地等着他的父亲从海面出现。萨姆成了一个跌跌撞撞的慢跑者，他的样子使人震惊——他踏进波浪，鞋子浸透。乔治随着波浪漂到了视线之内，站到齐腰深的水里，被浪冲上岸。他站起，摔倒，站起，奋力前行，来到沙滩和萨姆面前。

萨姆：你彻底疯了吗？！

乔治：我快看到卡塔林纳了。

乔治咳嗽着，扑倒到沙滩上，精疲力竭。萨姆狂怒咆哮，生气自己竟如此在意

父亲的安危。

外景 乔治的小屋一傍晚

萨姆气喘吁吁，从街上走回来，走到院子中央。他环顾四周找加斯特。

萨姆：加斯特！

加斯特一颠一跳地跑出车库，满鼻子满嘴的意大利细面条沙司。

萨姆(继续)：你个败家子，花花公子。

萨姆在草地上坐下来，跟加斯特玩闹，加斯特蹿出来，跑近这个欲癫欲狂的小子，快乐地狂吠。

萨姆(继续)：我的晚餐在哪儿，哈！

萨姆设法按住加斯特的背。他迫近小狗，它舔他的鼻子。

萨姆(继续)：我饿了！我的晚餐在哪儿？谁吃了我的晚餐？哈？谁现在有麻烦了？

阿丽莎(画外)：嗨。

萨姆让加斯特打了个滚，站起身，他有点儿慌里慌张——险些绊倒。

萨姆：嗨。

阿丽莎：你在这儿干什么？

加斯特跑向阿丽莎以引起她的注意；她蹲下来抚弄他。

萨姆：他们想让我在这里过暑假。我早上就要离开。

阿丽莎：去哪儿？

萨姆：我想是塔霍。

阿丽莎：你爸爸真打算盖房子？

萨姆：我不知道。

阿丽莎：对了，如果你不走，我想我会来看你。

阿丽莎站起身。萨姆在她身边显然

很害羞。

阿丽莎(继续): 你应该留下来。

萨姆: 我不知道。

阿丽莎: 你爸爸在哪儿?

萨姆: 他跳进海里了。

阿丽莎: 告诉他我问他好。

阿丽莎又抚弄了一阵加斯特, 然后走开了。萨姆被迷住了。

内景 乔治的车库 一夜晚

萨姆蜷缩在厕所旁一个破烂的伸缩吊杆装置里看电视。乔治坐在床上, 刷牙。突然, 萨姆扭脸冲着父亲——

萨姆: 有你在儿我没法拉屎。

乔治点点头, 一面继续刷牙。

萨姆(继续): 我的弟弟们说这是他们闻过的最糟糕的味道。

乔治又点点头, 这似乎只会激怒萨姆。

萨姆(继续): 我觉得在你拉屎和做饭的场所之间应该有道门。即便是在非洲丛林的原始部落的人们也要隔开,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乔治绕过萨姆走到洗涤槽边, 吐泡沫, 漱口, 用毛巾擦嘴。他面对萨姆——

乔治: 你想睡床的哪一边?

萨姆的下巴耷下来了, 他扫了一眼双人床。

乔治(继续): 只是开个玩笑。沙发可以拉开。

乔治笑了, 拍了拍萨姆的肩膀, 然后走到沙发前, 把它拉开变成一张床。



萨姆: ……大概在《圣经》里。

乔治: 晚安。

乔治脱下裤子, 爬上床。他拉过被单, 抖松枕头, 把头枕上去。

萨姆: 我得拉屎。

乔治在床上翻身面朝萨姆。稍停了一下, 他把床单掀掉, 爬下床, 穿上裤子, 趿拉上鞋子, 走出了车库。

外景 乔治的小屋 一早晨

乔治站在屋顶上, 用一把锯锯劈砍木瓦和横梁。一只巨大的垃圾桶放在草地上, 只能装进乔治抛掉的一半垃圾。萨姆靠近大海, 躺在一张睡椅上, 用便携式CD播放机听音乐。

乔治: 你抹了防晒油了吗?

他的话不可能被萨姆听到。乔治的年长的近邻汤姆和巴巴拉在散步, 他们在车道上停下来——看起来都很愉快——

巴巴拉: 这间破屋是该拆掉了。

当乔治转身面向他们时, 巴巴拉似乎很惊讶——很明显她没有意识到房顶上的这个人正在拆房。

汤姆: 哦, 你好乔治。

乔治: 猜猜市里把这块地批了多少套低收入公寓?

汤姆和巴巴拉以努力不动声色作为回答。

乔治(继续): 猜猜看……八九不离十。

汤姆和巴巴拉往回走, 走开了。乔治走向梯子, 爬下来。

另一场景

萨姆陶醉于音乐, 闭着双眼。这时乔治捧了一捧防晒油, “吧唧”一声捂在萨姆的肚子上。萨姆勃然大怒, 从睡椅上跑开。

萨姆: 你干什么?

乔治: 昨天我警告过你了。

萨姆: 别碰我! 你不能碰我!

阿丽莎(画外): 嗨, 你留下来了。

阿丽莎穿过她家的草地走向这对习惯于龃龉的父子。

乔治把防晒油递给阿丽莎。

乔治: 给他擦擦, 帮帮忙。

乔治走回到梯子旁, 爬到屋顶, 阿丽莎和萨姆互相对视着。

萨姆: 他是个怪人。

阿丽莎: 你不化妆看起来更帅。

萨姆: 在这儿我连澡也不能洗。

阿丽莎: 来我家, 什么时候想洗。我会告诉我妈妈。

萨姆: 无论如何, 我不在这儿呆了。

阿丽莎: 我给你擦擦背。

萨姆: 不。好吧。我自己来。

萨姆伸出手拿防晒油, 但是阿丽莎把瓶子藏起来了。

阿丽莎: 其他人给你擦过吗, 除了你

的爸爸妈妈?

萨姆想了一秒钟, 摇摇头表示“没有”。

阿丽莎(继续): 如此不同太不可思议了! 躺下!

乔治拿着链锯回去, 继续拆房顶。萨姆磨磨蹭蹭地趴在地上。阿丽莎跪着, 把防晒油挤到他的背上。她把油揉开, 先在他的脖子上抹, 一直抹到他的腰际。她往萨姆的胳膊上喷了一些, 当抹到他的胳肢窝附近, 他微微蠕动。

阿丽莎(继续): 你记得我吗, 从你住在这儿时?

萨姆: 嗯。

阿丽莎: 你爸爸在我妈妈离婚后跟她约会。

萨姆: 真的吗?

阿丽莎: 我希望他能娶她。

萨姆: 为什么?

阿丽莎: 翻过身。

阿丽莎揉到他的腋窝, 胳肢他。萨姆叫了一声, 用胳膊肘撑着坐起来。这时, 约什开着保时捷呼啸着来到小屋前。

阿丽莎(继续): 约什和我要去南海岸。一起去吗? 也许看看电影?

萨姆: 不, 谢谢。

阿丽莎站起身来要走, 萨姆有些失望。

阿丽莎: 别忘了把前面也擦擦。

阿丽莎走到小屋旁, 挥手与乔治告别。乔治也冲她挥挥手。萨姆侧过腰蜷成一团, 注视着阿丽莎跑着穿过草地跑向约什。

乔治: 她很漂亮……漂亮女孩。

萨姆面带怒容,站起来,走进了车库。

内景 乔治的车库 一早晨

萨姆扫了一眼窗户看他的父亲在哪儿,然后手脚麻利地到处翻腾,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橱柜,寻找他已经发现的东西:一个药瓶。维克定。他又瞄了一眼窗户看他的父亲在哪儿,然后打开瓶子,取出5个药丸。他倒了一杯水,吞掉2个,留了3个以后再吃。他把瓶子放回原处,然后倒在床上,咧着嘴笑。

外景 乔治的车库 一下午

加斯特追着一个橡皮球疯跑。萨姆穿着衬衫,坐在天井桌子旁。球欢快地弹回,萨姆又把它扔出去。乔治走出来,杂耍演员般地端着两盘三明治,两瓶可乐,坐下来。

乔治:你哪怕表示一点点想帮帮我,而不是整天无所事事?

萨姆:不。

乔治:有点表示吧,萨姆。我厌倦了你的态度。

萨姆捡起三明治,端详了一会,把它扔回盘子里。

萨姆:我讨厌火鸡。

乔治:不,你不……

乔治回答之前咬了一口三明治。

乔治(继续):我要你把鼻环摘下来,扔出去。

萨姆:为什么?

乔治:它让我发疯。

萨姆:你晚上打鼾。你的鼾声让我发疯,我能把你扔出去吗?

乔治:你的弟弟们是对的。这是我有

生以来鼻子闻到的最糟糕的气味。

乔治绷紧了脸,用手在鼻子跟前扇。萨姆瞪着他的父亲。一辆黑色路虎停了车,罗宾走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比萨盒。

罗宾:想着你们俩肯定饿了。

当罗宾从快车道走过来时,萨姆捡起火鸡三明治,开始吃。乔治瞥了一眼萨姆,看着罗宾把盒子放在桌子上,坐下。

乔治:我们很好。火鸡三明治。

罗宾:哦,那就以后吃。

罗宾定睛注视着几乎屋顶全无的小屋。加斯特走到桌子前,蹲在罗宾身旁,准备讨点吃的。

罗宾(继续):它让我很难过。

乔治:什么?

罗宾:以前我住在这儿。

乔治:但是你住了5年却恨了它4年。

罗宾:我在这儿6年。我只恨两年。

乔治:哪两年?

罗宾:第1年和最后1年。

乔治放下三明治。

乔治:火鸡三明治我也不喜欢。哪种比萨?

罗宾:萨姆最喜欢的。

乔治打开盒子,揪出一片。当乔治开始吃比萨时,萨姆似乎不感兴趣。

罗宾(继续,对萨姆):你真的不想吃点吗?

萨姆耸耸肩拒绝了母亲,别过脸去。罗宾点点头,自己揪了一块。

罗宾(继续):你太瘦了,乔治。好歹你过去一直这样。

乔治报以愉快的微笑;他不想解释目前他的体重正在锐减。

乔治：为什么恨第1年和最后1年？

罗宾放下手中的比萨饼，端详着乔治。

罗宾：第1年因为我拿不准你是否真的爱我……最后1年因为我拿不准我是否真的爱你。

乔治点点头。尽管看起来似乎萨姆对这场谈话不感兴趣，他却竖耳听着。

乔治：今天早上我爬上屋顶，把它掀了，这样做真痛快，爽彻骨髓。今天我很快活。

罗宾：今天之前你什么样？

乔治：就是这样。也许就像太阳照彻海洋，波浪澎湃。单纯，千变万化，永远单纯。然后我开始回想我最后一次感受这种愉快。（稍顿）好久好久了。

罗宾：你还记得吗？

乔治：我能确切地回忆起来的唯一的一次，我在大海中抱着萨姆，从汹涌的波涛中救了他。

乔治转脸看着萨姆，萨姆的目光正好撞上父亲的目光。

乔治（继续）：你的头紧贴着我的胸膛。我能感觉到你的心跳。我记得我亲了亲你的头发。

罗宾：我们录像上有！那是什么时候？我的父母来这儿过他的6岁生日！我记得的。

罗宾莫名其妙地开始哭。她立即想止住，用手捂住嘴，擦眼睛，但是不管她怎样百感交集，她是快活的。乔治和萨姆都手足无措，心有所动。

罗宾：我要走。

她站起来，背过身，离开了桌子。

乔治：怎么啦？

罗宾：我没事儿。没什么。（稍顿）明天我会给你们送午饭。

罗宾又擦了擦眼睛，钻进汽车，开走了。萨姆和乔治面面相觑。

乔治：我不知道。

萨姆：我要去散步。我需要点钱。

乔治：干活就有钱。

萨姆：又是老一套。

萨姆放下三明治，抓了一块比萨，站了起来。他走出几步远，停下来，转过身——

萨姆（继续）：这10年你不快活吗？

他不等回答；他走开时，加斯特尾随其后。乔治拿起罗宾吃过的那片比萨扔到水泥地上；加斯特立即扭转身跑了回来。

内景 罗宾的厨房 一傍晚

罗宾一个人坐在桌旁，发呆。另一房间电视声音很响。亚当穿着睡衣走进房间。他在妈妈桌子对面坐下来。罗宾冲他微笑。他也笑笑，把椅子拉近桌子，伸出胳膊，直伸到桌子上方。罗宾伸出胳膊，在靠近桌子中央，他们互相攥着手掌比手劲。一言不发，他们攥着手。亚当松了手，爬到桌子上面，滑过去，亲了亲妈妈，又用屁股从桌子上滑下来，又跑回去看电视了。

外景 乔治的车库 一傍晚

乔治在院子里，弄弯一个细铜管。萨姆咆哮着从车库里冲出来，大发雷霆——

萨姆：要是我走掉，没有人能责备我！



乔治: 我要责备你。我要你呆在这儿。

萨姆: 我做不到!

乔治: 会好起来的。

萨姆: 你为什么干脆向我爸爸乞讨点钱, 搬到体面点的地方? 有真正的厨房, 真正的浴室?

乔治: 我宁愿把自己阉了!

萨姆做个鬼脸——哼?

乔治(继续): 我不乞讨。

萨姆: 我不在院子中央洗澡。

乔治: 我能保证你绝对安全。

萨姆: 你什么也不能向我保证! 你一无所有拿什么做保证! 你住在车库里! 你没有电缆! 你没法上网! 因为你连个电脑都没有! 你没有工作!

乔治把铜管弯成一个圈。他站起来, 拿着铜圈走出来作安全保证。

乔治: 这会保证你不会被偷看。

萨姆摇摇头请他的父亲下课。他径直走向车库。

内景 乔治的车库 一傍晚

萨姆迅速走向乔治的药瓶所在, 药瓶被藏在一大堆内裤下面。他又偷了两个药丸, 吞下去, 然后抓过一条毛巾走出来。

外景 乔治的车库 一傍晚

萨姆: 如果你有一部倒霉电话, 或者我能用用你的卡车, 妈妈会给我一些钱的。

乔治: 只要干活就有钱。

萨姆重重地踏着车道, 穿过草地, 到阿丽莎家。乔治拿着已经弯成圈的铜管绕到车库后面。

外景 阿丽莎家的房子 一傍晚

萨姆搭着毛巾拿着干净衣服站在门廊里。柯林应门。

萨姆: 阿丽莎在家吗?

柯林: 她跟一个朋友出去了。

萨姆: 哦……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家吗?

柯林: 她没说。

萨姆: 哦……好吧。

他点点头, 后退一步, 准备离开。

柯林: 萨姆?

萨姆: 嗯哼。

柯林: 我没认出你!

萨姆: 对不起。

柯林: 阿丽莎说你那边连个水暖管都没有。

萨姆: 没有淋浴。

柯林拉着萨姆的胳膊, 用胳膊肘轻推他进了房间。

内景 阿丽莎的房间 一傍晚

萨姆慢慢往前挪, 注意看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 一些干掉的花; 年鉴; 一个塞满 CD 的橱柜; 脏衣服塞满疏格篮。他走进浴室, 尔后又折回来, 又巡视了一圈。

内景 罗宾的家庭娱乐室 一傍晚

罗宾坐在沙发上, 在两个孩子中间, 看电视。彼得走进房间, 拎着夹克——

彼得: 见鬼堵车。我们出去吃晚饭好吗?

罗宾定睛看着她的丈夫, 但是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罗宾: 我们吃过了。

彼得: 洛伊斯还在吗? 我饿得要死。

罗宾: 我给你弄点吃的。

罗宾站起来, 亚当和瑞安想拽她坐下。

彼得: 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我会回来晚吗?

罗宾走进厨房, 没有答话。

内景 阿丽莎的浴室 一傍晚

透过模糊不清的冰花玻璃我们知道萨姆在里面冲澡。

约什(画外): 哥们, 今晚我需要你。

萨姆胳膊肘撞到了玻璃上, 他打开一点浴室门以便往外看。约什坐在厨房大理石工作台上。

萨姆: 我锁了门。

约什举起一个小小的螺丝起子。

约什: 你只需花上二三十分钟。

萨姆: 阿丽莎知道吗?

约什: 一无所知。

萨姆: 有大麻吗?

约什: 有钱吗?

萨姆等了一会, 关上了浴室门。

约什(继续): 阿丽莎派我来看看你是否想和她还有她的妈妈到处逛逛看看电影什么的。

外景 乔治的车库 一傍晚

圆形的铜管撑牢了, 钉在了车库的一侧; 铜管上面挂了一幅浴帘。乔治在淋浴, 帘子里动静很大——

乔治: 啊! 哦……

库特(画外): 我知道会有解释。

乔治把淋浴帘子拉开一条缝看着穿着警察制服站在一旁的库特。

乔治: 没热水。

乔治哆里哆嗦拉上帘子。

库特: 杜考斯先生打电话抱怨你一个男孩在你房子的车库里非法蹲坑大便。

乔治: 查查执照。它是建作宾馆的。它是合法出租单元, 早在南小湖结成社团时即已享受免受新法规限制的特权。

没有预兆, 挂着帘子的铜管轰然坠地。乔治关上水, 拽过毛巾。很不幸, 毛巾太小, 遮不住他的屁股。

库特: 现在应该是非法的了。

内景 阿丽莎的家庭娱乐室 一傍晚  
阿丽莎和柯林蜷在沙发上, 约什和萨姆探进脑袋说再见。

萨姆: 谢谢你们淋浴。

柯林: 我希望你们俩留下来。

阿丽莎: 还有糖果。

阿丽莎举起一只硕大的爆米花碗和DVD盒子。

约什: 我打算让他坐我的车兜兜风。

阿丽莎: 明天我去看你。

柯林: 什么时候想来就过来吧。萨姆。

萨姆: 谢谢, 我愿意。谢谢。

唯一让萨姆留不下来的就是约什。约什扯着衬衫把他猛拽出来。

内景 乔治的车库 一傍晚

由于库特占据了唯一的一把椅子, 乔治递给他一杯咖啡, 自己坐在了展开的沙发上。

库特: 我很惊讶他没有走掉。

乔治: 我没有强迫他干活。只有一次我把他弄湿了。他为什么要走掉?

萨姆冲进来, 抓了一件毛线衫, 往外走。

萨姆: 我要走。

乔治: 嗨……嗨!

萨姆在门口停下, 不耐烦地等着。

乔治(继续): 你要去哪儿?

萨姆: 我不知道。

乔治: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萨姆: 我不知道。

乔治: 唔, 什么时候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走。

萨姆: 哦, 好吧。

萨姆一眨眼走掉了。库特盯着乔治看了一秒钟。

乔治: 这个我不在行, 养孩子不行。

库特(点点头): 同意, 你不在行。

内景 罗宾的厨房 一傍晚

罗宾码好了一盘精美的食物, 放进微波炉里。彼得走进来, 着装与上次不同, 但并无风格上的变化。

彼得: 我希望你的前夫准备好了对付萨姆的大破坏, 因为今晚这里看起来绝对其乐融融。

他在桌子旁坐下, 打开一张报纸, 罗宾瞪着他——

罗宾: 孩子们不拥抱你, 你觉得奇怪吗?

彼得: 我该吗?

罗宾: 这让我发愁。

彼得从报纸上抬起眼睛, 注视着罗宾——

彼得: 要是我让令我发愁的每件事都来愁我, 我会愁死。

罗宾: 要是你要亚当和瑞安现在跑进来拥抱你, 你会怎样?

彼得: 我会要你。

这个回答令罗宾烦恼透顶, 彼得也不能再将注意力收回到报纸上。

彼得(继续): 要是那是你想要的我会照办。

罗宾走出厨房。彼得叠起报纸, 抛到花岗岩台面上。

内景 约什的保时捷汽车 一夜晚

萨姆和约什停在一条街上, 这里可以俯瞰湖池海滩东山谷。他们一起抽大麻; 约什解释这件事的特殊性。

约什: 你什么也不必做。只是吸进呼出, 要多快有多快。闭上你的眼睛, 想入非非。

萨姆把大麻递给约什——

萨姆: 你和阿丽莎的约会怎么样了?

约什: 什么也没……我没法子。

萨姆: 我不清楚。

约什: 她连他妈的一块出去都不肯, 直到她16岁。我是说, 连点儿门都没有, 只是她自己随心所欲, 只是小姐脾气。她喜欢自作主张, 就是这样了。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在街边刹车停下。约什递给萨姆手机——

约什(继续): 手机一响, 马上跑。

萨姆害怕了, 无法掩饰。

约什(继续): 他已经知道都哪些他不能做。你甚至于可以告诉他连看你一眼都不行, 如果你愿意。

萨姆: 现在我在想这太离奇了。

约什拽出一小袋大麻, 递给萨姆, 萨姆接过来, 塞进了裤兜。

约什: 比干活来劲。

约什把大麻递给萨姆——

约什(继续): 吸气, 吐出来。

萨姆迅速吸气,但是吐气很慢。约什接过大麻,萨姆走了出来。他慢慢靠近奔驰,打开车门,爬了进去。约什打开CD,放加斯特的“条条大路上天堂”。萨姆关上奔驰车门。响起歌声:“他说只须向上看,他说从不向下看,下面是我们来的地方……”这是一首很古怪的歌,用欢快的节奏唱着;口哨重复副歌,湮没了歌词。约什吸大麻。歌声:“他说希望最好,把重担从我的胸口卸下。立刻,我很快乐,走上条条上天堂之路,走上条条回家之路。”

音乐轰响着,约什未察觉一辆没开灯的警车停在了他后面。来不及逃跑,他摸到手机,把大麻扔出了开着的车窗外。警官逼近保时捷,手里拿着枪——

警官:你把什么东西扔进了灌木丛?

约什偷偷地摁手机传信儿,一面用一张心虚的脸对着警官——

约什:什么也没有。

歌声:“他说我也许需要他的帮助,没有人自我兴奋。我看起来如此孤独;他极力表现正派,唠唠叨叨说他的忠告。我会很快活……”

警官:关掉音乐!

音乐关掉时,奔驰车门打开了,萨姆单脚跳出来,裤子堆在脚踝。警官注意到了,走向奔驰。车灯一闪汽车开动,逃离了警察视线。萨姆猛提上裤子,跳下山坡,连滚带爬地钻进灌木丛;警官大叫着让他停下。约什发动汽车,但是警官晃动手中的枪截住了他。约什关掉发动机。

约什:哦,现在它好了。

警官:你把什么东西扔进了灌木丛?

约什还想抵赖,灌木丛开始冒烟。露了馅。

外景 山坡一夜晚

萨姆被大麻和泥土污垢弄得十分狼狈。他一路狂奔,爬下陡峭的山坡,提溜着裤子。在确信自己已经安全了之后,他坐下来,双手抱着头。他开始哆嗦,是被自己的举动吓的。他仰面倒下,扣上扣子,拉上裤子拉链,他开始哭。慢慢地,他止住了哭,但是一动不动地凝视夜空,明星点点,圆月当空。为灿烂的夜景所陶醉,萨姆情不自禁目不转睛凝视苍穹。

外景 乔治的小屋一早晨

乔治卸下最后一扇窗户,小心翼翼地将窗框撬下来。罗宾停下了她的路虎。她下了车,穿着利维斯牛仔褲,长靴和一件T恤,抱着一个大袋子。

罗宾:午餐。

她笑着走向乔治,把一大袋食物放在天井桌子上。

乔治:早餐还没吃。

罗宾:昨晚我梦见你的房子了。

乔治:盖完的还是没盖完的?

罗宾:它太完美了,乔治。太神奇了。它是那么真实。

乔治:你以前梦到过能把人舔得很舒服吗,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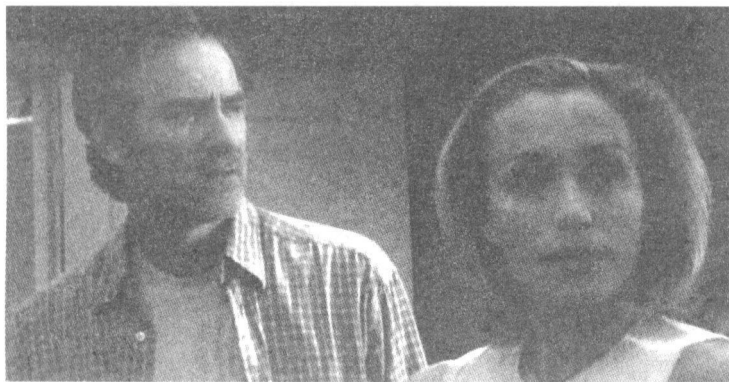
罗宾:那不是个梦。那是萨姆。

乔治:哦……他的耳朵感染!

罗宾:我的舌头舔着他的耳廓,把他治好了。

乔治不十分清楚该作何评论。最后,终于,他指着车库——

乔治:进那里去,舔好他的态度。



罗宾: 抗生素不起作用, (稍顿) 我相信这个。乔治。

乔治盯了罗宾一秒钟, 点了点头。

乔治: 第1年你错了, 你知道吗?

罗宾怔了一秒钟, 领会到他在说当他们结婚时他爱她。

罗宾: 我这一辈子错得太多了。

乔治: 事后诸葛亮。就像没有未来的远见。

罗宾几乎笑了: 乔治承认了死去10年的爱。

罗宾: 在接亚当和瑞安之前我有三个小时。(稍顿) 我干点什么最有用?

罗宾扫视四周, 揣摩如何最有效利用她的时间。

乔治: 用手还是用舌头?

罗宾: 你不乖。

罗宾捡起一堆碎木板, 扔到垃圾桶里。乔治点点头……他不乖。

稍后

罗宾和乔治从小屋抬一根12英尺长的梁, 把它放在空心煤渣砖上。两个人看起来均已筋疲力尽, 他们又回头进去抬另一根梁。萨姆穿着运动短裤从车库里晃出来, 坐在天井椅子旁, 打开他妈妈拿

来的午餐大袋子。他扯出一块花生油和果冻做成的三明治, 开始吃。乔治和罗宾从小屋里抬着另一根梁出来。

乔治: 早上好。

罗宾和乔治放下横梁, 转向萨姆, 两人擦着脸上的汗。萨姆嚼着三明治, 对他们俩不理不睬。

罗宾: 我要迟到了。

罗宾走近萨姆, 试图吸引他的注意。

罗宾(继续): 瑞安稍后有一场比赛。他问你是否来看。

萨姆翻了一眼他的妈妈, 时间长得足以让她明白他恨她, 然后丢掉三明治走回车库。城市巡视员刹车停在街道上, 鲍勃·拉尔森拿着一个有纸夹的笔记本走出来。罗宾与他擦身而过, 走回她的路虎。

鲍勃: 史蒂文斯先生?

乔治: 我一直怕你。

鲍勃和乔治握手, 罗宾走开了。

鲍勃: 鲍勃·拉尔森。你碰巧有一个离厨房非常近的没有围起来的厕所?

乔治: 违法?

鲍勃: 哦, 是的。

乔治: 如果我把它围上呢?

鲍勃: 法律规定要有排气系统或窗户。

乔治: 洗涤槽呢?

鲍勃: 允许在围起来的区域以外。

萨姆走出车库, 穿着长裤和衬衫。

萨姆: 它在哪儿?

乔治: 你的一个朋友在这儿。

萨姆: 你翻了我的短裤?

乔治: 我有办法了。

乔治抓起链锯, 走进车库, 萨姆和鲍勃跟着。

萨姆: 你把它放哪儿了?

内景 车库 一下午

乔治走到大衣橱旁, 把它腾空。他抓过一把铁锤, 猛砸, 撬开, 把柜门卸下来, 然后把衣橱倾倒到地板上。

萨姆: 我知道你拿了。我现在就要!

乔治猛拉链锯隆隆作响, 在衣橱的底部锯出了一个长、宽各几英尺的椭圆形洞。他丢掉锯子, 举起衣橱, 迅速跑到厕所旁——

乔治: 还有门。

鲍勃扮个鬼脸, 当乔治打开大衣橱, 给他看里面的厕所时——

鲍勃: 我讨厌, 要求开扇窗户。

乔治(对萨姆): 我把它冲到厕所里了。

萨姆: 不! 哦, 我的天哪!

乔治挥起链锯再次在衣橱上方锯出了一个小窗口——纤细的粉尘像暴风雨侵袭整个空间。鲍勃一面咳嗽一面在本子上记录。乔治关掉链锯, 把它放下, 审视自己的杰作。

萨姆(继续): 要是我有枪, 我会杀了你。

鲍勃似乎相当急于结束公务——

鲍勃: 我假定你会装上……唔, 窗

户, 还有玻璃?

乔治: 如果该着的话。

萨姆: 我的裤子里有什么不关他妈的你的事!

鲍勃(有点慌乱): 我要说你是守法公民。

乔治: 我希望以前让你快活的东西变成令你讨厌之极的。

乔治瞪着萨姆。鲍勃后退着出了车库。

鲍勃: 你和我都是。

鲍勃走掉了, 乔治走向萨姆, 凑到他脸前。

乔治: 你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你抽什么, 你吃什么, 你吸什么, 这都与我有关。

萨姆用拳头猛擂自己的胸膛, 疯了——

萨姆: 从12岁起我就一直用! 你愚蠢得无可救药。直到现在我干什么你从来不在乎!

乔治: 我为以前的一切道歉, 除了今天……今天我在乎。

萨姆: 你他妈的太晚了。

乔治: 桌上的手套是给你的。

萨姆: 你别想让我干活。

乔治: 坐一会。坐下。

萨姆: 不。

乔治温柔地引导萨姆回到床上。萨姆疯狂地单脚跳起。

萨姆(继续): 我叫警察, 如果你再碰我!

乔治把萨姆按回到床上, 这一次不那么温柔。萨姆不像上次那么急于跳起反抗。

萨姆(继续):哦,那么你有大麻烦了!虐待儿童。很多人为了你刚刚对我做的事被送进监狱。

乔治:我爸爸过去常常玩一个游戏。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他去世之后。

萨姆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萨姆:我是替别人留着的,那不是我的。

乔治:游戏是使我比他更渺小。无论何事。作为人,他几乎无足轻重,但是我必须更渺小。所以如果我考个好分数,我仍是一个娘们儿,因为没有踢上足球。如果我听他的话剪了头发,它还不够短。如果我剃掉它,我看起来像一个精神病。我从来没有赢过这场游戏。一次也没有。如果他不用冷嘲热讽让我变得更渺小……

眼泪溢满了乔治的双眼。萨姆被他父亲的坦荡直言深深地吸引了,他仍旧勉强装作没有兴趣——

萨姆:我必须替他偿还?

乔治:我不会打你。(稍顿)我不想要你更渺小。我要你快乐。你不快乐。在这儿跟我呆在一起不快活。在家跟你的妈妈呆在一起不快活。去塔霍玩不快活。一个人呆着不快活。在哪儿哪儿都不快活。(稍顿)你是我大半生的影子,萨姆。我看到了,在你的眼睛里。在你的睡梦里。在你对一切事情的回答里。你了无生气。

萨姆:我连听都没听。

乔治:可是,你明白那种了不起的事情吗?那种变化可能是如此持续不断,你甚至感觉不到不同,直到有了不同。变化可能是如此缓慢,你甚至注意不到你的

生命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直到它变好或变糟。(稍顿)或者它只能将你吹走。使你一瞬间一个轮回。就发生在我身上。

乔治走到车库门,擦着眼睛。他停下来,转过身面对萨姆——

乔治(继续):和我一起盖这个房子吧。

乔治走出来撒下萨姆,让他躺在床上思考。

外景 乔治的海滩小屋一下午

乔治撮了一堆碎木板,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他挥汗劳作,加斯特呼呼大睡。

稍后

太阳很毒,热辣辣地烤着地面。乔治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萨姆走出车库,戴着手套,站着盯着他的父亲看。过了一会儿,乔治看到了他。

萨姆:我必须报答你把那些东西冲进了厕所。(稍顿)每小时10块……你答应我就干。

乔治点点头。他指着那无屋顶的小屋——

乔治:所有这些在我们再次开工之前必须扒掉。(稍顿)拆掉。

乔治捡起大锤递给萨姆。萨姆抡起重重的铁锤,真正使出了一些力气,砸在餐具柜上。他一下一下地砸,乔治捡起稍微小一些的大锤——

乔治(继续):我恨这所房子从我父亲欺骗所有人在这房契上写上我的名字的那一刻起。

乔治潇洒地砸墙,一大块墙被砸倒了。萨姆停下来看。

乔治(继续): 恨这个住的地方恨了20年……恨那个人。这是它的末日, 萨姆。我打算在这儿为我自己盖点什么, 我可以自豪地送给你。

萨姆: 不。我不要。

乔治大叫着又把铁锤抡向墙壁。萨姆被他父亲张扬的激情所激励。

乔治: 随你怎么处置。我不介意。我只要你记住我们一起盖了这座房子。

萨姆: 我们屁也没盖。你只不过把你父亲掀翻了。

乔治: 试试吧。感觉好极了。

乔治又疯狂地砸了一锤, 伴以一声痛快的长啸。萨姆开始小声地叫, 低声叫, 但是很快地他越叫越响亮, 随着一锤连续地重击, 很快地在声响上就可与乔治相媲美。这一灵魂的释放、净化仪式既迫使人去看又害怕去看。汤姆和巴拉, 柯林和她的女仆走出他们的房子, 被粗犷的纵情大叫所吸引, 所迷惑。

内景 瑞安和亚当的房间—早晨

两个男孩都熟睡着, 罗宾走了进来叫醒他们——

罗宾: 天亮了, 小懒鬼!

他们呻吟着醒来。罗宾扑向亚当, 把他胳膊醒。

内景 罗宾的厨房—早晨

罗宾迅速吃完了早餐, 麦片粥, 鲜水果, 亚当和瑞安也坐在餐桌旁, 他们依然穿着睡衣睡裤。

瑞安: 为什么我们得这么早起床和你一起吃饭?

罗宾: 我只是觉得这会比较好。

亚当: 你打算再去看萨姆?

罗宾: 我想我会顺便看看他。

瑞安: 又是一整天?

罗宾: 不是一整天。午饭后我就回家。

罗宾站起来, 把碗碟放进洗涤槽。

罗宾(继续): 你们可以上床再睡一会……或者洛伊斯会带你们去游泳。

亚当: 今天我想和你一起去。

罗宾: 哦, 宝贝儿。那儿不好玩。我是说, 在那儿得干活。

亚当: 我们会干活。

罗宾定睛看着她的儿子, 他们俩似乎都愿意干活。

罗宾: 瑞安, 你愿意游泳还是干活?

瑞安: 我们真的能帮着盖一座房子?

彼得走进来, 很惊讶大家都起来了——

彼得: 为什么人人都起得这么早?

(待续)